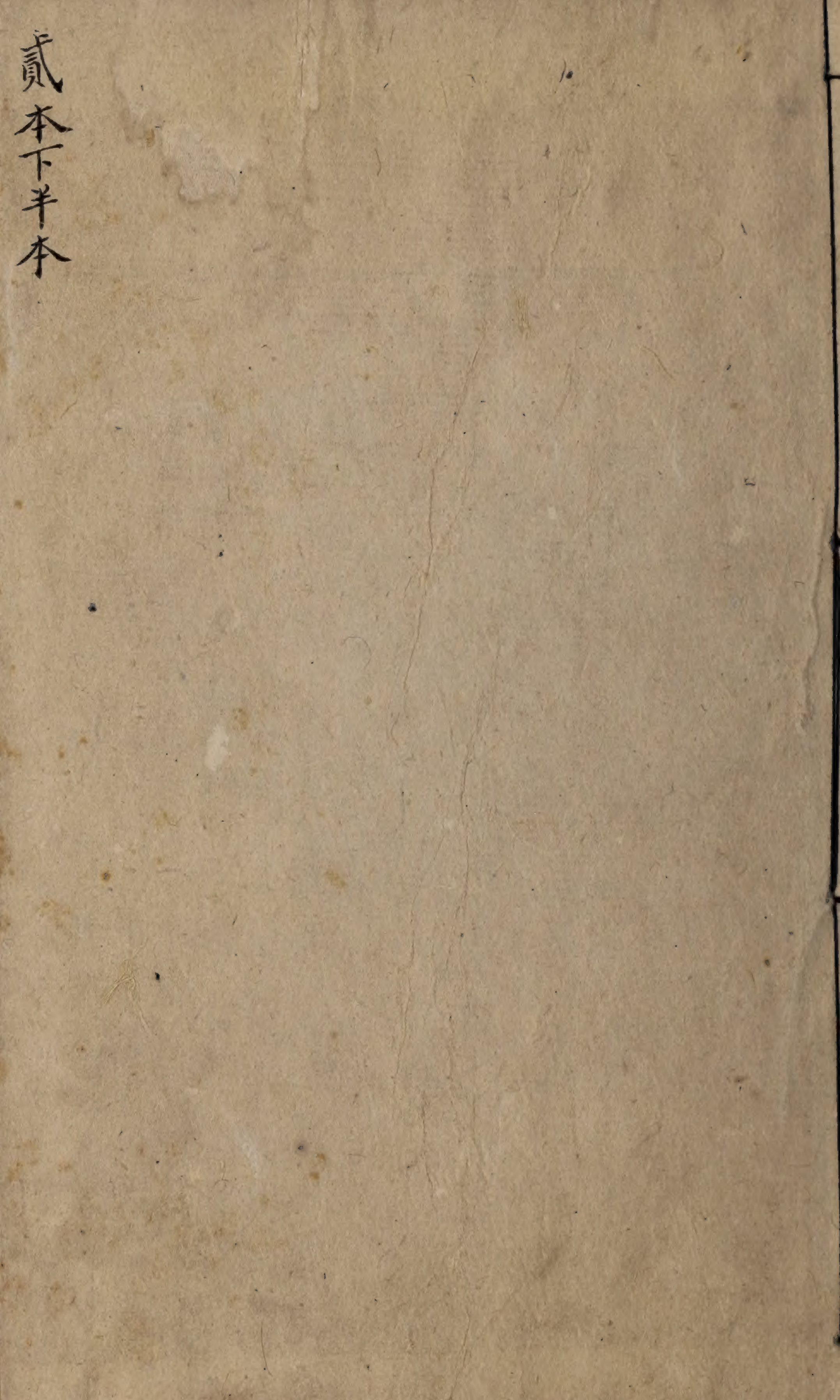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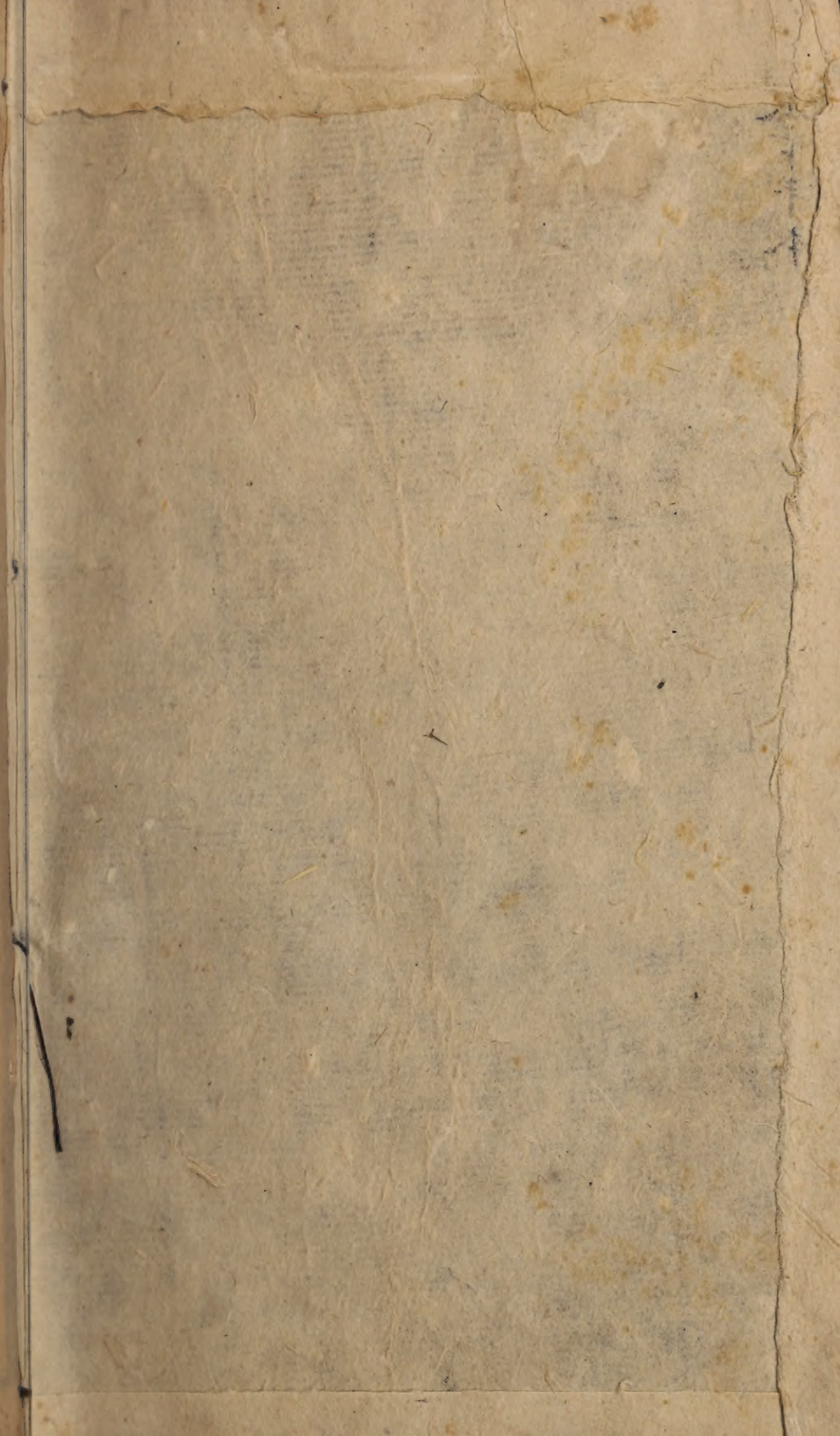


貳本下半本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七

唐風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其俗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後改號晉仍謂之唐者從其初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俊黃而蟋蟀猶在者盡其種類甚多[illegible]從[illegible]寒焉在堂屋中皆能度冬也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居所處之位也瞿瞿郤顧之貌思其居故常內省也朱子曰唐俗勤儉其民終歲役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爲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身之所居者使雖好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七

唐風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其俗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後改號晉仍謂之唐者從其初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名歲莫而蟋蟀猶在者蓋其種類甚多如促織竈馬在煖屋中皆能度冬也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居所處之位也瞿瞿却顧之貌思其居故常內省也朱子曰唐俗勤儉其民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歲晚務閒乃敢相與燕飲為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身之所居者使雖好

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廢事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往也邁去之速也外所居之餘也所居之外凡有關於居者皆思之也蹶蹶敏於事也思其外故常勤勉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役車載任器以供役者歲晚則役車休農工畢也慆去而不返也憂意外之患也思居思外思其常也思憂憂思其變也休休安閒之貌能思憂則無憂矣故休休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蟋蟀勸思也人情莫不好樂然患大康而至於荒荒則失業將有憂矣荒則失心并不知其有憂矣故治荒莫若思思者心之職也思欲其詳又恐其雜故貴愼也思欲其深又恐其遠故貴近也欲近而愼必先思居居者所處之位也素其位而思則無處不有當爲之事不敢雜矣無時不有當盡之功不暇遠矣故曰思不出其位也不出位則位之外可不思矣而又思其外者何也外者居之餘也一身以外皆人也一室以外皆地也上下四旁之地親疏遠近之人皆念及之而後一室之內可以久處故思其外正所以安其居也如是則有備無患矣然而人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苟自謂無患則荒而失心勢必荒而失業以至於憂而不救故常恐其有憂而必思之似可以無憂而亦必思之於是乎有終身

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矣故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宛坐見貌愉樂也言山之有樞隰之有榆供人用也今子有衣裳而弗曳婁有車馬而弗馳驅夫其不用是欲常保其有也而不知一旦溘逝其所有者乃爲他人用矣一生幸苦而他人是愉豈不大愚也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樗也杻檍也考擊也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關睢之詩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然則埽廷內而考鐘鼓亦政教所關非小

節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易曰需于酒食貞吉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然則酒食琴瑟亦禮樂之大端也朱子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廣儉也昔先王之教人勤儉以致富者非徒備物蓄將以用之也因所有而善用之則所以厚生者即所以正德是故曳婁衣裳以章身也馳驅車馬以立功也酒埽廷內以行禮也考擊鐘鼓以奏樂也酒食可以娛賓琴瑟可以和志喜樂可以陶性永日可以引年此則所謂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乃富而教之之實功豈徒日及時行樂已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也鑿鑿巉巖之貌襮領也諸侯之服朱中衣而繡黼領此云素衣朱襮降於諸侯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桓叔於曲沃晉弱而曲沃強故詩人憂之言揚水緩弱而白石巉巖水之力不能轉石以比晉之力不能制沃也素衣朱襮始封之服也從子于沃從封之官也既見君子得預其政也桓叔得大邑已從之而預其政則宜樂矣而若有不樂者何哉自問之詞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比也朱繡卽朱襮也襮上繡爲黼形也鵠曲沃之邑也曲沃爲都而又有旁邑見封地之廣也憂則

更甚於不樂矣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命桓叔之令也既見君子故得聞之聞之而不敢告人此則其不樂而憂之故也夫不敢告必有不可告者也不可告而又告人曰不敢告則不啻告之矣嚴粲曰不敢告人正所以告晉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揚之水憂晉也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卒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卒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是爲桓叔師服諫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其後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此蓋桓叔受封之初與潘父有成謀詩人聞之而微其詞以告人也夫既從桓叔而乃露其陰謀豈非負恩哉聖人

錄之者重公義也凡受君恩而以國情告賊者是助逆也聖人之所誅也受私恩而以賊情告君者是反正也聖人之所與也詩錄揚之水教人不以私恩廢公義也侯犯以郈叛叔孫請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卒出侯犯而以郈歸叔孫能反正矣知此詩之義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名其實辛而烈聊語助詞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曲沃強盛詩人憂之故言椒聊之實蕃衍則盈升矣彼其之子碩大則無朋矣又言椒聊遠條者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以比曲沃之子孫日盛將爲晉國之患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鄧元錫曰碩大無朋況大都耦國也碩大且篤況厚施得衆也嚴粲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侯其意則憂昭侯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惡曲沃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大小有等所以強幹弱枝也晉之曲沃大都耦國矣桓叔之子孫曰衆必有繁枝傷本之患坐視其強盛而不爲爲之所非奮發而剪其宗親則隱忍而釀爲篡奪事有必至勢難兩生故詩人預料而深憂之也春秋諸國私邑強而公室卑者多矣獨曲沃哉故分封之初都邑之大小

不可不熟計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賦也綢繆纏綿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婚姻不能備禮故當初婚之夕而酒饌不設但有綢繆之束薪而已燈燭稀微但見三星之在天而已凄涼如此此何夕也而乃見良人則良人之艱窘可知也子兮子兮見者相謂也良人家貧無以爲禮而見者亦貧不能資助故共相嗟嘆以爲無如此良人何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賦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轉而在隅夜已久也邂逅新婦至而行禮也其禮草率如人之邂逅相

遇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戸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一）

賦也戸在室南在隅之星轉而在戸夜巳分也粲美也粲者謂新婦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憫貧也晉與曲沃屢世搆兵民貧日甚不能備物故冠婚無以為禮也一家凋敝比戸皆然故親友莫能相助也如此詩之所詠其由來非一朝矣沃之椒聊蕃衍私家日富也晉之束薪綢繆公室日貧也歷觀春秋諸國大抵諸侯虐用其民而大夫庇之民之所歸財之所聚故公室貧而私家富諸侯猶不悟而多取於民以使之日貧豈不愚哉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潤澤貌踽踽無所親也比輔佽助也朱子曰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杕杜之不若也鄧元錫曰他人不如同父一本故也呂祖謙曰苟他人可恃則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人無兄弟胡不外求佽助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苟非兄弟必不相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盛貌睘睘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杕杜刺晉君也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也夫曲沃之子孫日衆矣晉君不之憂也而又疏忌其兄弟椒聊杕杜比而觀之孰存孰亡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抑沃之桓叔莊伯以晉無兄弟之故而取其國乃獻公又忌桓莊之子孫而戮之文公以後中軍執政不用公族卒爲六卿所分遠兄弟而親他人後先相望也前覆而後不鑒何哉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而比也袪袂也羔裘豹袪大夫之服也羔能羣而豹有力以比大夫之仁且勇也居居聚而不散也言大夫能仁而且勇故人自聚而不散非無他人之可歸以子之故不忍去也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而比也褎猶袪也究究集而能安也鴻雁之詩曰其究安宅是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美大夫也潘父之弒昭侯也晉人立孝侯莊伯之弒孝侯也晉人立鄂侯武公之弒哀侯也晉人立小子侯以曲沃之強暴而晉屢世立君者此必有大夫焉能撫其民而用之其民不散故其國猶存也羔裘之所美意者卽其人與豈無他人謂曲沃也言不歸沃而歸晉者惟大夫之故也夫晉雖弱人君也曲沃雖強人臣也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誅也大夫能於危亡之際留巳去之人人心扶弱君以討強臣事之不濟則天也豈人謀有可訾哉詩錄羔裘所以嘉危時之義士憫弱國之孤臣爲後世勸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興也肅肅羽聲鴇鳥名毛傳曰鴇之性不樹止苞叢栩櫟也孔穎達曰盬與蠱同壞也靡盬言不可壞也蓺樹怙恃也晉人困於征役言鴇不樹止而今集于栩是失所也民以王事之故不得養其父母亦如鴇之失所也何時而能有所乎無所告而訴於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興也極已也黃佐曰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矣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興也行列也常復其常也人有常道能復其常則亂定而征役可已矣

鴇羽三章章七句

詩序曰鴇羽刺時也春秋隱公五年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所謂王事也伐曲沃而不能克立晉君而不能定所謂靡盬也晉人以此之故征役不已而至於失所原其始皆由於失常夫常者人之倫也君君臣臣是謂倫常今曲沃以大夫而簒弑臣失常矣王命不能行於曲沃君亦失常也至於王命不行則亂無由定矣無所可望故望天也所望天心厭亂牖我王心赫然厲精以圖治則君能出令誰敢干之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則曲沃之簒弑不作而虢公虢仲之征役亦已民乃得藝黍稷稻粱以養其父母上下皆復其常矣故有常而後有極有極而後有所此實撥亂返治之要道非空言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有常之謂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衣七七命之衣也侯伯七命子謂武公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取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曲沃人喜之故言此七命之服自莊伯以來舊有之焉然不如子之衣乃新命於王爲安且吉也吉之云者旣受王命則諸侯不得而討之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衣六六命之衣也天子之卿六命燠煖也燠之云者謂旣受王命則可久享晉國之富强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無衣傷世變也武公之罪大矣是王法所必誅也釐王貪其寶器誅討不加而爵命之是彰賂而教弑也異日者魏斯韓虔趙籍相繼

而起又移所以命武公者命三卿矣隄防一决其流潰而不可止也抑武公纂弒而以賂得命豈不自雄其計不旋踵而巳之大夫亦效其所爲也出爾反爾可不戒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道左僻處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朱子曰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杕然之杜生於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巳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巳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朱公遷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杕杜生于偏僻迂廻之地力薄位卑有若此矣彼君子者適我且不肯況肯來以遨遊乎以意之淺深爲次序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美好賢也武公以篡得國諸侯不與也然以逆取之能以順守知立國在於得人故欲君子見輔而飲食之雖其心未必一出於正而其迹則與中心好賢者無異蓋亦有足多者故詩人美之也厥後晉之卿材輩出如狐趙欒郤荀范韓魏之祖皆起於武獻之間文公悼公借衆賢之力以相繼爲伯於天下武公啟之也以逆取國故卒有瓜分之禍以順守之故遞主中夏之盟春秋之法功罪不相掩故無衣杕杜並存於經所謂惡而知其美賞罰之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賦也蘞草名此婦人夫亡送葬而思與同穴也言葛生蘞蔓在此曠野予心所美乃亡於此誰與同居乎塊然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賦也域塋域也言葛生蘞蔓在此塋域予美乃亡於此誰與同室乎子然獨息而已何楷曰此其夫所葬之地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角枕錦衾斂襲之具此臨其穴而望之也言棺木之內衾枕鮮明予美亡此謂與同寢乎獨宿至旦而已念及此則守節而與之合葬誼不容已矣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居墓也言夏日永冬夜永百年之內無時不思要死而相從耳歸于其居則有與同處矣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歸于其室則有與同息且同旦矣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美思婦也性情純篤而又不過於激烈此婦人苦節守志從一而終之正道故聖人有取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也苓菌也首陽山名巔頂也舍置旃之也言采苓者必至首陽之巔親見其苓而後采之也人之為言未嘗目覩則姑勿遽信即使其言近理可信亦姑置之勿遽以為然而徐察之則讒言胡得行

哉張榜曰讒人似是之言能投於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於徐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爲止讒之法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苦菜名與許也信之則許之矣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而行之也許之則行之矣謂無稽之言且勿信之即信其言勿許其事即使許之且勿行之但姑舍之置之不議不論則情偽自見矣

采苓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夫驪姬之譖申生其事至易明也曲沃之胙置諸宮中已六日

矣未有毒在內中六日而不腐者茍亦無信則其情立見而惜乎其遽信而遽從之也唐德宗以郜國公主之故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爭之且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間一日上開延英殿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無他也此則舍旃舍旃之明驗也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舒究云者舍旃而徐察之謂也

唐風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風一之十一

秦國名在禹貢雍州之域初伯益佐禹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其七世孫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而邑之秦其曾孫秦仲爲大夫犬戎作難平王東遷秦仲孫以兵送之王封爲侯是爲襄公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故秦居西都其後遂代周而有天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也寺人内官令傳命也朱子曰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賦也阪漆隰栗所種之樹也定中之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也鼓瑟初有琴瑟也八十曰耋言寺人傳令尊卑之分甚嚴並坐鼓瑟上下之情甚洽未見如彼既見如此當此時而不樂則日月如流而老將至矣蓋立國之初人情懽忻鼓舞之甚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

其亡

賦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簧動故曰鼓也逝而不留日亡逝者其耋言遲暮之景轉盼即至來日苦少也逝者其亡言少壯之年往而不返去日苦多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也國之將興必有嘉祥所謂祥者非符瑞之謂也物產茂育人心和樂則為祥莫大焉觀此詩之所詠車衆馬多武備足也漆栗桑楊種植盛也力耕勇戰之業兆矣其君能通下之情而忘勞以盡歡其臣能感君之恩而及時以自獻其慷慨沉雄諸國不逮也招人州而朝同列有以也夫然邦家新造首重寺人識者憂之故開國之規模不可不慎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驖驪馬也駟驖四馬皆驪也孔甚阜大也四馬八轡言六轡者兩驂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止六轡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從公于狩習武事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辰牡者冬狼夏麋春秋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公曰左之逐禽左也拔矢括也舍拔則獲矢不虛發言御之良而射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也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鑣馬銜置鈴於銜之兩旁故曰鸞鑣獫歇驕皆犬名以車載犬休息之也徐常吉曰田事既畢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見從容整暇之意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駟驖美襄公也襄公始命爲侯而有岐豐之地遵周之遺制用周之遺民故其射御田獵之事猶不異於古所云觀其奉時辰牡非所謂一發五豝乎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與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同矣遊于北園馬閑犬息所稱蕭蕭馬鳴徒御不驚者其庶幾焉故曰此之謂夏聲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此襄公命將使伐西戎將士之妻思而賦之也小戎兵車也俴淺同收軫也六車軫深八尺兵車之軫四尺四寸故曰俴收也楘文貌梁輈軏也所以鉤衡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歴錄然也游環靷環也貫驂馬之靷於其中前却無定所以制驂

馬使不得外出也脅驅以皮為之前係於衡後係於軫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之橫板也靷引車之韋帶也鋈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孔銷白金以沃灌之也文茵以虎皮為車褥也暢長也轂所以貫輪兵車之轂長於大車故曰暢轂馬色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也溫其如玉美其德也戎事雖尚威究以德為本故曰德威惟畏也亂我心曲則其思念之情不能自已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衛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以觼係軜亦銷白金以為飾也

邑城也前在板屋野處也今在邑則築城也患西戎之侵盜故築城以自衛且以鎮撫之也方將也言既築城邑則必久居將不知以何時爲歸期我胡然而念之蓋以義止情勉君子使久居其地也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俴駟以淺薄之甲被四馬欲其輕便也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錞矛之下端蒙雜伐干也畫雜羽於干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胸之帶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顛倒安置之也閉弓檠也緄繩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起居不寧也厭厭安重也秩秩有序也言既在邑而久鎮撫之有老成持重勿邀近功宣布德音使秩秩有序自近及遠則虎惠所及彼將自服如趙充國屯田以制羌實伐戎之要道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詩序曰小戎美襄公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貞師出以正也丈人老成之將也夫西戎殺秦仲是襄公不共戴天之仇也又弑幽王是王法必誅不赦之賊也今襄公奉天子之命以討賊兵以義動可謂貞矣故婦人女子皆知敵愾而無怨心也所用之將又能嚴以自衛溫以和人老成持重而宣布德音非所謂丈人乎宜其克復仇恥而基伯王之業也夫其攻守異勢而仁義不施乃始皇之過若襄公之經營締造則曷可少哉讀駟驖小戎庶幾哉有車攻釆芑之遺風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比也蒹葭蘆葦也蒼蒼色老也遡洄流而上曰遡洄

順流而涉曰遡游言時至深秋葭蒼露白將結爲霜肅殺之氣也秦政嚴急有此象焉故君子感時事而歸隱在水一方不可招而致也然君子非不欲仕也但惡不由其道逆其道而求之將終不可得見順其道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而惜乎秦人終不能遡游從之也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比也淒淒蕭瑟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坻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比也采采摧折也已止也白露不止則必爲霜矣右不相值而出其右也長與躋猶可至也不值而

出其石則終不至矣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遺賢也秦襄始封作西畤而祀上帝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文公嗣立初定三族之刑僭禮變法之端兆矣此與三代聖王之治如春溫秋肅之相反故周之獻民有抱道不仕而隱於山巓水湄者焉設使秦人改其嚴急之政以禮求之行其道而仁其民不追踪西方之美人乎無如霜露之勢日盛則是道阻且右而所謂伊人終不可得用矣詩人反覆於遡洄遡游之際蓋其以道維世之心流連而不能已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終南山名條山楸也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

於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漬也渥丹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朱子曰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須戒之詞服其服居其位則宜有其德故祝其君之壽考又欲其不忘修德以稱此位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秦人美其君也襄公之時岐豐之地尚爲犬戎所據文公始逐戎而走之東獵於汧渭之會至德公徙居雍則在終南之下也德公之子三人宣公成公遞讓國以及穆公而秦遂伯自文公至穆公累世皆有令德觀其

錦衣佩玉聲明文物之盛不滅於上國而秦人之頌祝亦與天保有臺相侶矣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彼其所以撫綏之者亦必有道焉使其後世不改德宣成穆之業天倫雍睦民情愛戴卽不變法豈不足以得天下無端而嚴刑峻令速其與適以速其亡也人謂周之得天下也以德秦之德天下也以刑不知秦之得之也亦以德其失之也則以刑觀於秦風可見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悼殲盡良善贖貿也蘇轍曰臣之託君猶鳥之止木黃鳥

交交而和鳴三子乃不得其死曾黃鳥之不若也孔頴達曰秦人哀傷三子臨視其穴惴然悼慄乃愬之於天也朱子曰三子皆國之良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止其侮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春秋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比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盛密貌君子謂賢人欽欽憂而不已也晨風疾飛而入林比君子高蹈而遠引也君子隱處心常思之思而未見故憂而不已不知君子因何故而忘我實甚蓋欲知其所

以去之之故而得其所以來之之術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櫟柞櫟苞叢也駮梓楡也山宜有櫟隰宜有駮以興國宜有君子也未見君子則無以爲國故不樂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如醉則憂更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晨風刺康公也穆公好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求丕豹公孫支於晉詢兹黃髮昧昧思賢故士多歸之康公[illegible]忘

賢人去焉觀不承權輿之詩可見矣其上棄之其下思之并責其不可果於相忘此亦忠君子憂國者之用心惜康公既棄君子并思君子者而亦棄之之也國無小用賢則强亦無大棄賢則弱君子是以知康公之無能為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戈矛皆槍屬王于興師奉天子之命以興師也言豈為無衣而與子同袍乎因王于興師將修戈矛以同敵王之所愾故先同袍以相親也朱善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許謙曰先王之制比閭族黨相保相愛八家同井相友相助平居交得其懽心一旦同在戰陣則其恩誼足以相救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地周舊也故無衣之詩猶有先王之遺化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朱子曰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六尺周官建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偕作始發也偕行則在道矣

無衣三章章五句

無衣勤王也案此詩當在黃鳥之前康公以後無勤王之事史稱襄王出居於鄭使人告難於秦晉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納襄王殺叔帶此所謂王于興師也自平王東遷至於襄王八十餘年王室之聲靈不及於岐豐西都之民思先王如思高曾也戴時王如戴父母也一旦而奉王命以匡王室其忠愛感奮勃發於心而不容自已千載而下如將見之以如是之民而棄以與秦使秦撫而用焉不以禦暴而以之為暴可惜也故周之失計未

有如東遷之甚者。朱子曰。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與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質。亦足以勇戰力農。而成富强之業。非山東諸國之所及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而作此詩也渭水名秦都雍至渭陽者東行送之於咸陽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送舅氏而長思者念其母也瓊玉名瑰美石也佩玉之制天子純用玉諸侯以下雜用石

渭陽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也秦穆公納晉文公康公送之見舅氏如見母焉故悠悠思之也經錄渭陽廣愛也夫伯叔者父之兄弟也舅氏者母之兄弟也列國之譜牒可考矣非同姓之宗族即異姓之婚姻苟能因愛父之故而愛伯叔因愛母之故而愛甥舅則講信修睦兵戎何自起哉觀康公以念母而送舅氏遂能使文公入而晉國定文公伯而王室安蓋因親以廣愛而其仁普矣故聖人有取焉案無衣當在黃鳥之前此詩又當在無衣之前然則詩之錯簡之多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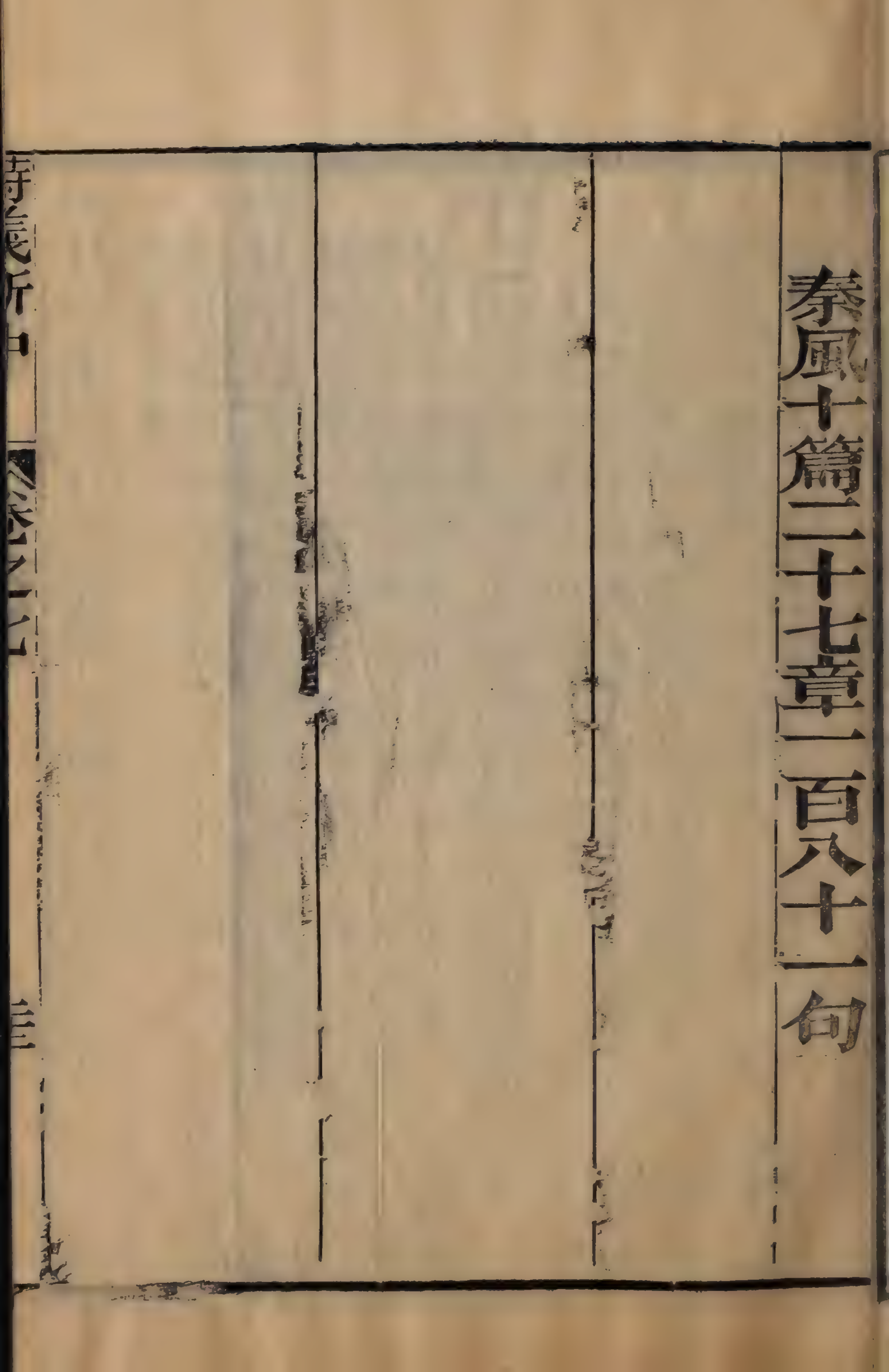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然深廣至於康公而禮貌衰矣雖大屋如故而每食無餘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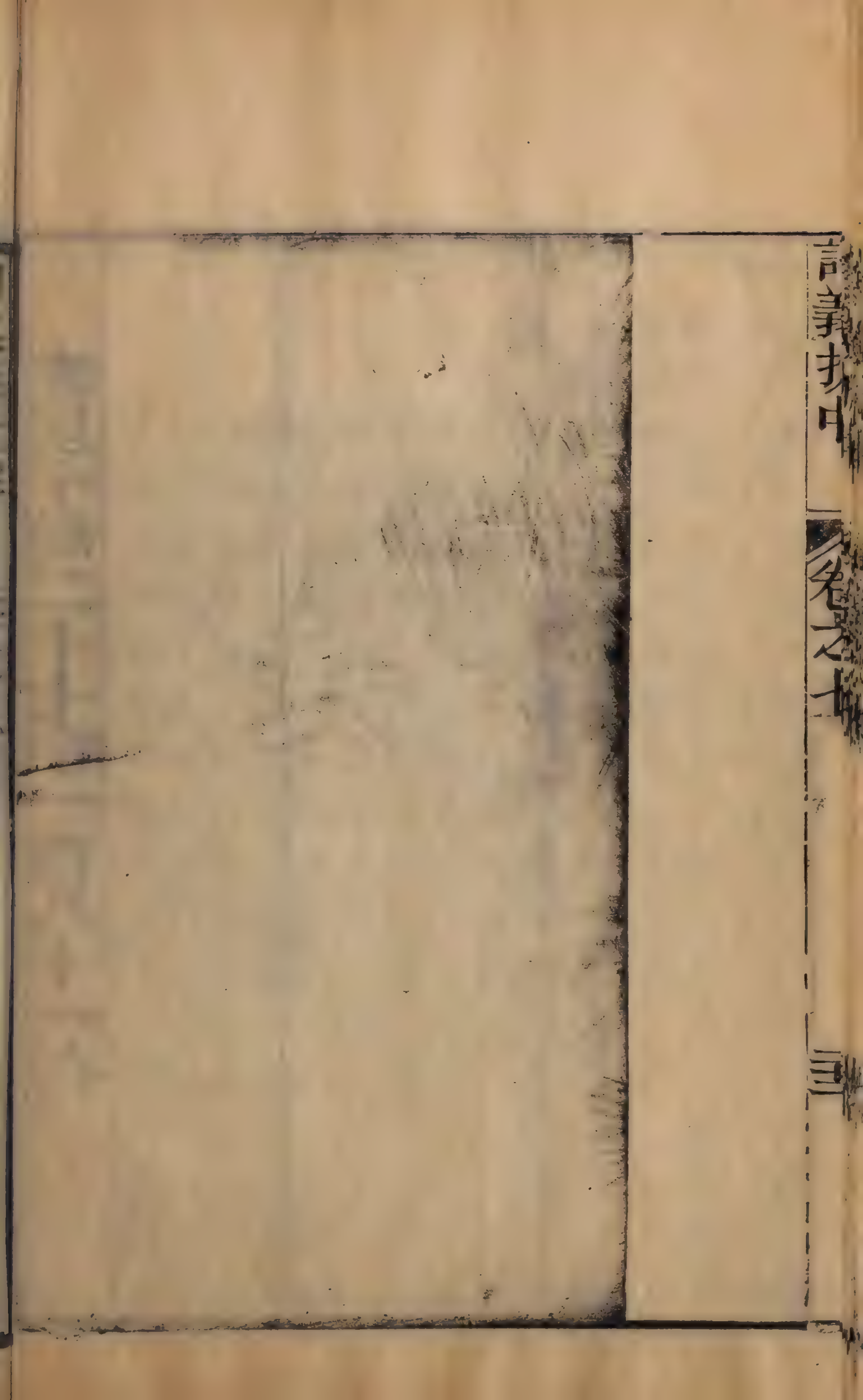
賦也簋陳食之器易曰二簋可用享每食四簋言其盛也再言不承權輿與深歎之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禮貌既衰賢人去焉蓋自是穆公之伯業衰矣故康公屢敗於晉桓景哀悼數世世不競以及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皆權輿之詩爲之兆也是故國之興衰以人心小之而已讀小戎無衣之詩人心合而知秦之必大讀晨風權輿之詩人心離而知秦之中衰向背之幾有如轉轂盛衰之應捷於桴鼓遍覽十五國治亂得失之故亦可以不占驗而識妖祥不蓍蔡而定吉凶矣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秦風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陳風一之十二

陳國名在禹貢豫州之域帝舜之後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太姬妻其子滿而封於陳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湯與蕩同宛丘地名洵信也望人所瞻仰也陳國無政在位者皆遊蕩於宛丘之上國人譏之以爲雖有情致而無威望也毛傳曰子大夫也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坎鼓聲値植也鷺鳥名其羽可以爲翳舞者之所持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也徐常吉曰古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値其羽翿則無時而不舞矣此書所謂恒舞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宛丘陳人刺其上也昔胡公之封於陳也武王妻以元女太姬太姬好巫覡之事相沿成俗故在位者多敖遊而恒舞夫其遊而舞也亦有託而云然以爲有情也且謂情之所鍾不妨越禮而不知無威儀之節則不足以定命無莊涖之容則不足以觀民有情無望非小失也古今才士有文而無行其病皆在於此讀宛丘之詩其亦可以自儆也夫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枌白楡也栩櫟名子仲氏也子仲之子貴族之子也鄭康成曰之子男子也婆娑舞貌何楷曰或舞於東門之枌下或舞於宛丘之栩下明其非

一時非一處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也穀旦良辰也差擇也高平曰原范祖禹曰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是也不績其麻廢女工也市易也彼此交易而舞故曰市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邁行也言穀旦往遊不暇擇地但視人衆之處而行焉則遊愈勤而志愈荒矣荍荊葵也椒芬芳之物也越以衆邁男女會矣於是男悅女曰視爾之貌如荍華於女遂貽以一握之椒而通情好也此與鄭之采蘭贈芍同俗故詩人敍其事而醜之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疾其嬉遊而至於

淫亂也。昔先王之教民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今陳之俗，恒舞酣歌，在民上者，無冬夏而值其鷺羽。其下化之，越鬷邁而市也。婆娑則是上不勤禮而下不盡力也。有男不耕孰授之食，有女不績孰授之衣。女遊而冶，必至誨淫；男惰而貧，或至為盜。是不勤致匱，忘善而惡心生也。立國如此，何以長世？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賦也。衡門，橫木以為門也。棲遲，止息也。泌，水名。洋洋，流動之貌。朱子曰：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而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以食魚取妻概其餘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子宋姓豈其必者有亦不卻無亦不求志有在而不暇及乎此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守道也人之有欲也皆期其必得必欲得而不得於是乎目前之境皆以爲不可不知境不同而道同得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境無不可而道外之物皆可以不必是故衡門泌水人所難安而必以爲可則可矣道固無不在也魴鯉姜子人之所欲而必以爲不必則果不必矣於道無加損也此則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者與可以無入而不得矣君子哉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漚漸漬也鄭康成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以作衣服興與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也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晤對詠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答述曰語晤語者迭為問對相辨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草名可以為索自述曰言晤言者各陳己意互証明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思賢妃也入君之德以養而成非一日之積也陳之為國舊矣太姬之初已有巫風繼世之君必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者

以爲非此無可與娛也諍臣直言謂宜不適聲色則格而不入矣詩人思有以易之以爲誠得賢媛相晤與歌與言如池水之漚麻漸漬而不覺久而化焉則自知丕顯之紛若不如淑姬之幽閒庶幾以琴瑟之靜好易羽翿之婆娑矣然而豈易得哉此關雎之君子所由寤寐思淑女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賦也牂牂盛貌煌煌大明也此與人有約而不信也東門之楊所約之地也昏以爲期所約之時也如期俟之至於明星已出而不來是失信而爽約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賦也肺肺密貌晢晢小明也將曉則星光微矣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無信也人之生也信義爲大以義相約加之以信久要不忘所以爲成人也世之衰也人棄信而忍於作僞離騷云曰黄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亦猶是矣人情反覆可勝歎哉故君子之與人約也必審其所約之事必擇其與約之人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也誠慎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比也棘惡木斯析也夫謂陳佗也已去也誰昔猶疇昔也陳佗欲俟桓公之卒而作亂是墓門之棘也墓門有棘則宜斧以斯之乃佗之陰謀國人皆知而卒不能去蓋自疇昔已然非一日之積矣追咎桓公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

顛倒思予

比也梅美木鴞惡鳥訊告也蘇轍曰墓門有梅而鴞集之梅雖美將得全乎以比桓公雖有太子免以爲後而佗在焉欲其無危不可得也歌以訊之告桓公也告之而不顧至於顛倒而後思予則已晚矣其後佗果殺免也則詩人之先見爲不可及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詩序曰墓門刺陳佗也左傳隱公七年陳五父如鄭涖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是佗之不良國人知之鄰國亦知之而陳侯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已不斷也不明不斷何以定亂是故歌以訊之望其明也斧以斯之望其斷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比也防隄也邛丘也旨美也苕草名好生下隰佛誑也忉忉憂也鵲巢於大樹防以止水安有鵲巢苕生於下濕邛乃高丘焉有旨苕今皆謂有之以比讒人駕為無實之詞以欺人所謂侜也誰如此以侜予心之所美使我忉忉憂之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比也唐廟中路名甓瓴甋也俗謂之磚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懼也上章言以無為有此言似乎有之而實羅織其事也歐陽修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以積累而成路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是也其侜更巧故憂之甚而至於懼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夫讒賊亦多術矣防巢邛苕本無其事而妄謂有之所謂譸張為幻也唐甓邛鷊集衆小事而遂張大之

所謂萋菲成錦也。家國之際。讒言一興。變故百出。誠可畏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謂人之多言。苟非確有証據。概斷之以勿聽。則讒賊止矣。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賦也皎明也佼美也佼人謂夏姬也僚好貌舒夏徵舒也古人二名間有截用一字者如晉重耳傳謂之重樂王鮒傳謂之鮒仲孫何忌經謂之忌是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於夏氏夏姬之子徵舒恥之故弑靈公此詩言當月出之時靈公悅夏姬之佼好而其子徵舒幽窈糾結勢必爲亂故中心憂勞又悄然而不敢言也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賦也皓月光白也懰美而清也懮懮受憂思而忍受也慅煩亂也悄然不言而中心煩亂不知所爲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賦也照月光照人面也燎人面亦有光也天矯變紹糾緊慘哀痛也言其憂思而忍受者今天變而糾緊則禍發甚速故煩亂者至於哀痛知靈公之必不免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憂靈公也淫之爲禍烈矣淫人之女如其父何淫人之妻如其夫何淫人之母如其子何當其用晙人僚色擾魂予之時而環伺而欲双之者已不可勝計矣聖人錄月出使淫亂之人知懼愛愈甚則禍愈烈庶幾有畏而中止非徒播靈公之惡於衆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之邑也夏南徵舒之字也朱子曰靈公淫於夏氏朝夕而往其民相與語曰若胡爲

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說于株野者暮來而不返也朝食于株者未暮而即來也駕馬乘駒往來不息朝朝暮暮流連不已何為也哉則不必問而可知矣

株林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朱善曰衛之亂至牆茨而極於是有狄人衛之禍陳之亂至株林而極於是有楚人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之葉也美人賢人也澤陂之草兼有蒲荷以興國中之美止有一人也夫有美一人可謂少矣又棄而不用則其傷心當如何哉無可如何故寤寐無為但見其涕泗滂沱而已此如賈誼之痛哭流涕實有所不容已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興也蕑蘭也碩大壯盛也卷眷戀之意言忠君也碩大而且忠君授之以事宜無不肯為者乃寤寐無為但見其中心悁悁而已悁悁猶拳拳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

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芙蕖之花也儼矜莊之意言敬事也碩大而且敬事授之以事宜無不能爲者乃寤寐無爲但見其輾轉伏枕而已涕泗滂沱急欲爲也悁悁不忘爲也伏枕則無志於爲矣傷之至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澤陂傷時也靈公荒淫泄冶諫而殺之諫臣被殺則忠臣束手傷心涕流而未如之何故寤寐無爲也夫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爲之也或有事而無爲之之人或有人而不得爲其事如此詩之美人碩大卷儼才足有爲且急欲爲事至於流涕而事卒不可爲乃至無爲而伏枕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故變風終於陳靈天下之亂至此而極矣

陳風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檜風一之十三

檜國名在豫州外方滎波之間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此鄭武公滅之而遷國焉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逍遥閒適也此君子去國而思其君也言羔裘以燕居狐裘以視朝衣服容止宛然在目豈能不爾思乎所以決於去者以朝無善政故我心忉忉而不能安也毛傳曰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是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翺翔遊行也堂路寢也人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在堂者但在而已無所設施故我心憂傷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如膏潤澤而明也有曜照之有光也○華其

衣服而不勤於政治故君之服愈美而我之心愈悼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夫華其衣服逍遙翱翔皆細故也而君子去之者以道撥之也好華麗則日即於奢喜燕居則日習於怠奢者敝政之首而怠者積惡之原君子覩微而知著故決然去之也去之而猶思之不忘君之恩也思之而以去之故告之猶冀君之悟也故日以道去其君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棘瘠也李本曰棘蘂少而枝瘦故謂居喪骨立者爲棘人也欒欒毀瘠之貌輔廣曰素冠欒欒情與服稱也慱慱憂勞之貌世衰禮廢不行三年之喪故祥以後之衣冠不復見矣賢者遭喪欲復古禮而獨行無助

思得一素冠欒欒之棘人與與爲同志而不可見故勞心慱慱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思而不見故傷悲也欲與同歸愛慕之詞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朱子曰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及檜國之俗不行此禮久矣舉國不行而莫以爲非一人行之而反以爲怪賢者思一同志之人而不得故憂之也勞心慱慱非虛語也凡人之心根性而動父母之愛天性也性之所

動心不容己故未見而傷悲蘊結其心實有
所不安也既見而同歸如一以爲必如是而
心乃盡也先王制禮亦因是心而已豈强民
而爲之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羊桃也猗儺柔美也天少好貌沃沃光
澤貌子指萇楚也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
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樂無家者苦有家之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一門之內曰家夫婦所居爲室樂無室者併
不能養其妻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萇楚民不樂生也夫人懷五常之性爲萬物之靈誰甘於冥然無知者且有心知則必有情欲聞以未有室家爲苦矣未聞以無室家爲樂也萇楚之民樂無室家困之至矣言其樂深於訴其悲也其所以致此者豈無故哉故君子聞安樂之音思仁政之所以造福聽哀苦之言思虐政之所以斂怨則爲法爲戒之心油然而興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發揚起貌偈疾驅貌鄭康成曰周道周之政令也怛驚動也朱子曰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思念王室故中心爲之怛然耳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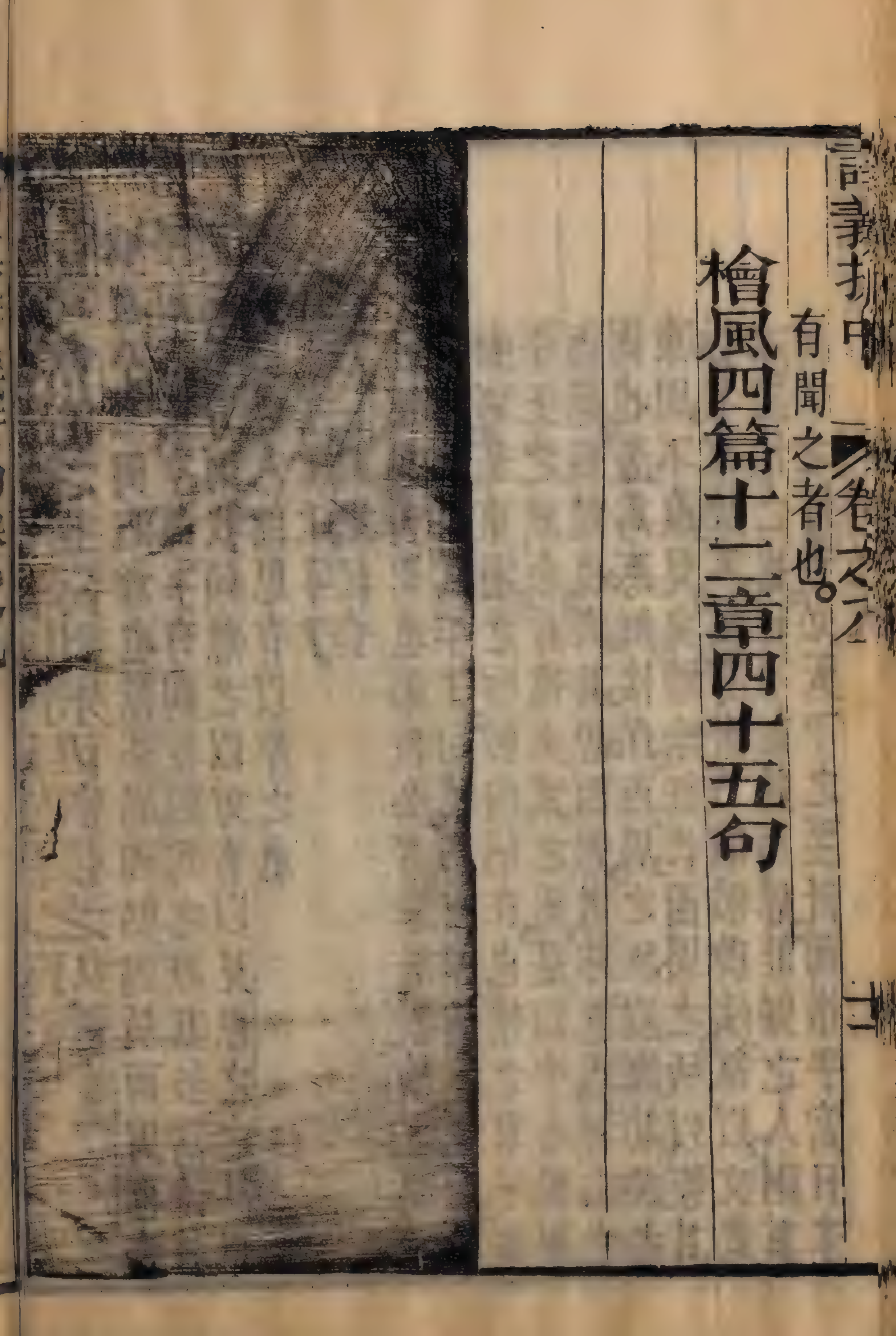
賦也飄回旋也嘌漂搖不安之貌弔悲悼也有傷今思古之意矣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亨烹同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於西周也朱子曰言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西周也鄭桓公寄孥於虢檜之間武公繼桓公爲平王司徒乃得虢檜之地而徙封焉是東遷之初虢檜猶在也檜之君子覩平王之政令非復文武之舊是以中心怛弔而思西歸也夫其思西歸者非直爲河山之固也蓋爲惠鮮懷保西周之所以撫其民者東周不復見矣禮樂征伐西周之所以經其世者東周不復存矣故慨然興懷欲以文武之道治之也已不能歸而思能歸之人則其所懷之好音必天下之至計而惜乎當日未



有聞之者也。

檜風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九

曹風一之十四

曹國名在兗州陶邱之北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蟲也俗名浮生浮生之生為時甚暫其羽整潔如衣裳之楚楚以喻人之修飾衣裳者有似蜉蝣也君子心有憂焉欲其從我而得所歸處乎可以久處也處安也得所歸則身安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興也采采華彩也息靜也得所歸則心靜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興也閱與穴通管子曰掘閱得玉是也掘閱之本

色並無所謂楚楚采采也於是而悟性近習遠則
可息處并可說焉矣

蜉蝣三章章四句

蜉蝣閱世也玩細娛而忘遠慮非僅蚩蚩之
氓爲然矣其恃以不朽者何在孟子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顧人各有我而迷者不悟矻矻
窮年究不得其所歸則至人之心憂何時已
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賦也候人道路迎送之人何與荷同祋殳也赤芾
冕服之韠也大夫以上服之候人荷戈殳爲赤芾
者前導也言其榮也三百言其多也朱子曰晉文
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
是與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比也鵜水鳥能入水以取魚在梁而不濡其翼以比人之在其位而不盡其職也不盡其職則不稱其服矣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比也咮喙遂稱媾寵也不濡翼魚在水中不入取也不濡咮魚在水面亦不啄也以比人之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也如是則有負君之寵遇矣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盛多貌隮升也婉孌柔順貌季女少而未字也朱子曰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國家之爵祿原以待君子非以予小人一予小人則爵祿不足

以爲勸矣。且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小人之進者愈多。則君子之退者愈困。朝廷之用舍盡與草野之好惡相反。則其國可知矣。魏之伐檀。君子有其功。曹之侯人。小人居其位而無其德。君子有其德而無其位。二國之政令相同。而其危亡亦相似。觀如此者。可以鑒矣。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比也鳲鳩布穀也含哺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均平如一也淑善也淑人君子以善養人之君子也儀禮也鳲鳩在桑而其子有七以比王者宅中御宇而衆建諸侯也諸侯雖衆而王者相待之禮儀均平如一如鳲鳩之哺其子也夫其儀之一者非外飾也王者之心視天下爲一家視萬民爲一體以治萬民者惟諸侯故其心與之固結而

不解也治本於禮禮本於仁心心結斯儀一儀一而天下定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比也騏青黑色也鳲鳩在桑而其子異處以比王者居京師而諸侯各居其國也梅美木也其子在梅喻國治也諸侯能治其國則天子無爲而治但見其帶絲弁騏恭已垂裳而已蓋治戒其紛更而心防其驕泰故無爲者所以養無事之福而恭已者所以淸敬事之原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比也棘惡木也忒差也其子在棘國難治也諸侯不能治其國亦不必遽有兵刑之加仍以禮治之

而已等威嚴而使不敢僭予奪當而使不敢肆天子之儀不忒則諸侯各謹其度而四國正矣蓋儀之一者非無別而槩旃之也賞善問惡使之同歸於正故其儀有時不一而未嘗忒也不一而不忒乃所以爲至一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比也榛衆木也其子在榛如常者也諸侯亦不必有奇才但安分守職則宣天子之德以臨其民而四國之人皆歸於正矣正是四國所謂百辟其刑之也正是國人所謂四方其訓之也至於四國之人皆沐天子之仁則普天之下同視一人之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所必然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鵬鵬鳩。思聖王也。曹叔振鐸。太姒之少子也。親

承文王后妃之訓習覩武王成王之政而浹識治化之原意曹之人猶有聞而知之者故鳲鳩之所言與二南無異也心如結兮所以正心也帶絲弁騏所以修身也正是四國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心結儀一所以明明德也正是國人所以新民也胡不萬年則新命矣蜉蝣搗大道之要鳲鳩數至治之澤三代以上之學猶可想見焉讀者不可不盡心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此也洌寒也浸漬也叢生曰苞稂莠屬周京周之西京也周自東遷之後王命不行於諸侯大國行虐政以侵害小國如寒泉之浸苞稂不滋其生而反傷之詩人有感於此故愾然寤歎念周在西京之時未嘗有此事也案曹共公之時晉侯初伯執曹伯畀宋人又分其田後乃以賄免若四國有王豈至此哉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也蕭蒿也稂猶害穀蕭蕭則野生而已而寒泉亦浸之以比當時小國有罪無罪皆不免侵削也京周西京之周也西京之周不同於東遷之周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比也蓍筮草也利用前民勝稂蕭遠矣而亦被浸以比當時小國亦有賢君而終不得免也京大師衆也念西京之大衆足以鎮服四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比也芃芃美盛貌郇文王之後左傳曰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本侯爵稱伯者爲州柏也竹書載昭王六年王錫郇侯命是以郇伯繼召伯也言西周之時天下之民咸被王澤如芃芃之黍苗又有陰雨以膏之也其所以膏澤下逮者由四國諸侯皆知有王無敢自專而王又命郇伯旬宣以勞來之

是以大國之虐政不行小國咸樂其生而傷今之不然也不思召伯而思郇伯者是時郇入於晉矣以見晉侯居郇伯之地而不能繼郇伯之業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春秋之作傷天下之無王與詩人有同心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下泉思治也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傅良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聖人於變風之末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豳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風一之十五

豳國名在雍州岐山之北棄為后稷封於邰其子不窋失官而竄於戎狄之間不窋之孫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述后稷公劉之化作七月之詩謂之豳風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者附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火心星也六月火昏中至七月則流而西也九月霜降天始寒婦功成授衣之候也一之日一

月之日也周正以建子之月為一月也變月言日以別於夏時也觱發風寒栗烈氣寒褐毛布也于往耜田器也饁餉之也田畯勸農之官也此章言豳先公之教其民也衣食者民之本月令則上之所授也故以時儆其民曰七月流火涼風至矣九月霜降宜授衣矣子月風寒丑月氣寒不止授衣并宜授褐若不預為之謀何以禦寒而卒歲乎寅月往修田器卯月舉足而耕丁壯在田家長同婦子而往餉之老幼男女皆盡力於南畝田畯至而喜之焉蓋教以不飢不寒之計也朱善曰大寒之候在於丑月而謀之於建申之時收穫之候在於酉月而慮之於建寅之日豫之至也張子曰民生本乎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王化之所以成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倉庚鳥名懿深美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蘩菜名用以祭祁祁衆也公子公女也孔頴達曰諸侯之女稱公子是也同歸者同時而于歸也此承上章而言九月所授丁壯之布衣也若老者衣帛則其功更豫矣當春日始和倉庚初鳴之候女皆執筐采桑以飼蠶將爲帛以衣其父母也又采蘩以供祭教婦職也爲女子者不言而心有傷悲知其將與公子同時而于歸則不得久事其父母也男無不耕女無不蠶教以勤也布以衣少帛以養老教之以儉且知孝也采桑采蘩莫不躬親教之以誠且能敬也婚姻以時貴賤同之而又以遠其父母爲悲得性情之正也然則二南之化所從來者遠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斨也萑葦兼葭也蠶月治蠶之月也條桑枝落之而取其葉也斯斧屬遠揚高枝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鵙伯勞也績緝麻也朱赤色陽明也此又承上章而言蠶事不始於今春也當上年七月流火之時已念及之故於八月卽以萑葦爲曲薄至於今年蠶月乃大采桑或伐條而取其葉或取葉而存其條曲薄具在取而用之至便也朱善曰蠶事既成又於鳴鵙之候而績其麻以爲布葢蠶之所成者可以供老疾給婚嫁奉君上而已非績麻以爲布則無以爲少壯者之衣也朱子曰凡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元或黃而其朱者尤爲鮮明故用以爲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是也蠶績分功元朱黼色老少異衣上下殊服物采等威已開周禮之先矣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苦菜蜩蟬也穫收禾也實墜曰隕葉落曰蘀于貉往取貉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繼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此章因衣食之助而及武功也天地陽極而陰生國家治久而亂伏四月純陽微陰已胎故葽感之而秀五月陽盛一陰已生故蜩應之而鳴至八月而禾黍刈收至十月而草木黃落陰盛陽衰所必然也觀天地之化而人事可知矣故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然聖人又恐養兵而費民之財也習武而妨民之事也故纘武功於衣食之間夫老者衣帛即可卒歲君子之貴又必衣裘故於子月觱發之時往而取貉又取狐狸為公子裘而取獸之時巡

何捕逐與寇緝姦之法已習於此矣於丑月栗烈之日使丁壯同出合圍羣獲習爲戰陣又使私其獸之小者爲養老之需獻其大者以充祭祀賓客及君庖之用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於此矣蓋聖人於農桑之間教兵戎又於兵戎之間教忠孝故民從其化而不知國享其福而不覺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蝗屬動股以股鳴也莎雞蟲名振羽以翅鳴也宇簷下也在野在宇在戶入牀下者皆蟋蟀也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牖墐塗也十月而曰改歲以建子之月爲歲首也此承上文衣褐禦寒之意而言宮室之制也萬物之出入作息與天地之陰陽寒暑相應故五月陰生而斯螽動股感其

氣也六月盛暑而莎雞振羽迎涼風也七月暑平故可在野八月露寒故宜在宇九月霜降故宜在戶十月雨雪故入牀下蓋物性通於天道也聖人觀物以宜民一夫授五畝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畢出如在野而動股振羽也冬令民畢入如在宇在戶而入牀下也豳民習此久矣故當十月陰盛之時其家長修理在邑之室補其漏隙去其鳥鼠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可以入此室處矣蓋舊歲耕桑事畢宜燠處而息勞新歲微陽初生當安靜以養之也觀天之行察物之化驗民之情協張弛之宜而順性命之理所以為王道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鬱棣屬薁蘡屬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當作濩煑也煑稻米以釀酒也冬釀春熟故曰春酒介助也壽則眉長故曰眉壽壺瓠也叔拾苴麻子也荼苦菜樗惡木也此又承上文而言衣裘具矣宮室安矣則飲食之需宜有以助之且別之也果酒嘉蔬以佐粱肉所以養老者備矣瓜壺苴荼以佐疏食所以養農夫者裕矣植果於園藝蔬於圃種瓜壺於場畔采苴荼於原野周於所務而人皆習勤矣荼苦之菜惡木之薪安於其分而俗皆尚儉矣養老者厚則人皆知孝矣自奉者薄則人皆知弟矣勤儉孝弟教民之道莫要於此故曰禮始諸飲食其所以爲養卽其所以爲教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物成之際則堅築以爲場也穀連藳秸曰禾秀實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同聚也宮功官府之役也于茅往取茅也索綯以索絞茅也在邑之屋冬處之故墐其戶所以禦風也在田之屋夏居之故覆以茅所以禦雨也乘升也播種也此章終始農事而極道其憂勤之意也言自于耜舉趾以來黍稷重穋禾麻菽麥無不播也至九月以後而納之於場同之於倉亦可以休矣而不能也私事畢而公事興矣又當上入都邑而執宮功矣宮功既畢似可以少休矣而又不能也今年之事甫畢而明年之事又興矣於是晝往取茅夜以索綯之升在野之屋而覆蓋之以明春歲始當出而播百穀也今年之蠶事預計於上年之秋明年之農事預計於今年之冬不惟終年無休暇之日抑且終身無放逸之心念及此而所以役民之力用民之財者宜何如珍惜之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賦也沖沖鑿冰之聲凌陰藏冰之室蚤劲何也韭菜名四月上旬以羔韭祭司寒之神而啟冰也肅嚴也滌埽也朋泉也饗鄉飲也躋升稱舉兕觥大爵也此因飲食而極言功化之盛以見王道之成也天地之化陰陽而已四月莠蔓陽極陰生十月改歲陰極陽生陰陽微盛寒暑往來聖人爲裒以禦寒藏冰以禦暑陰盛而藏之陽極而出之而燮理之道行於日用矣日在北陸而祭司寒西陸朝覿而獻羔韭神嗜飲食薦其時物而祭祀之禮明於上下矣霜肅氣寒宜有以和之場滌勞息宜有以慰之聚衆飲酒教以饗禮使尚齒而貴爵而孝弟之道達於里黨矣饗禮既畢一飲食而不忘君

也於是殺羔羊以躋堂酌春酒於兕觥而忠愛之忱通於上下矣羊酒之物有限忠愛之心無窮又相率而祝之願君壽至於萬年蓋天以生物為心君以仁民為職人君能仁愛其民則民皆祝君之壽欲長為其所愛也天必錫君以壽使長仁其所生也書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之謂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詩序曰。七月。陳王業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基。公劉克篤前烈。王業之本。實始於此。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其詩大義以衣食為本。農桑為經。而婚姻祭祀田獵宮室之類。錯綜於其際。至於衣則尊卑異製。食則老少異糧。孝親敬長之道。無處不寓焉。孟子之言王道也。期於老者衣帛食肉。以為此即孝弟之實。庠序之教。不過取其義而申明之耳。是故養莫大於農桑。教不外於孝

弟先聖後賢其撿一也又於其中極道農夫紅女之勤勞惡衣菲食而常有飢寒之患乃已無衣而元黃爲公子裳狐狸爲公子裘已無食而取大豜以獻公殺羔羊以祝壽忠敬之心無所不至使誦此詩者知物力之艱難而深撙節之思感民心之忠敬而生愛養之意則所以謀其衣食教之孝弟經營其婚姻祭祀田獵宮室之類者自無不精且詳所謂本天德以行王道也仁厚之氣積爲嘉祥斯百姓躋於仁壽君公至於萬年而王業成矣孔子曰於七月知周公所以造周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愛勤勞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暨霍叔監紂子武庚之國成王嗣立周公

相之三叔以殷叛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東征恐成王之疑已也故賦此詩託爲鳥言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以比武庚既誘三叔不可更亂王室也又言恩勤鬻子者盡追念文考文母鞠子之哀而痛三叔之見取且以傷天倫有變而已無道以善全不怒而深悲之聖人之用心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迨及徹取也土與杜通桑根也綢繆纏綿之意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下民巢下之人也言室之毀多由於陰雨設能於未雨之前取桑根以固牖戶則人孰得而毀之以比武庚叛亂將毀王室望成王於未毀之先君臣同心以圖國政則內疑既釋外患自消三監雖叛無能爲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比也拮据以瓜挶草也捋取荼萑苕也蓄積租粟卒盡瘏病也蘇轍曰以手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予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以予未有室家故也輔廣曰當時流言必以周公平日勤勞苦爲已謀非爲王室故公言此以釋成王之疑非自誇其功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比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朱子曰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其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旣勞瘁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

得不汲汲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

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沖齡踐祚未知周公之心三監皆叛流言四起王室之危如巢將覆矣夫肉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人之羣叔流言亦乘成王之危疑而起說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故鴟鴞之詩憂外侮之意少而弭內患之意多蓋所以啟牖王心救亂之所由生也劉瑾曰公以貴戚大臣獨柄國政宗社安危係於一身成王既惑於流言故自言其功而不爲誇謂王室爲子室而不爲嫌其嘵嘵之音皆出於忠愛之誠惟欲悟王心而安王室並非爲一已之禍福計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

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士事也枚如箸軍士所啣以止語者蠋桑蟲也烝發語詞敦獨處不移之貌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作此詩以勞歸士故代之言曰我徂東出久而不歸既已勞矣幸而得歸中途遇雨則又苦也東歸宜喜而心西悲者軍務未畢不暇內顧既得生還則思家念切也衣履敝垢髮製歸裝新著冠裳不事戰陣矣蓋行間之苦身親嘗之故願勿復為此也旋車言邁經歷田間見蠋之在桑野悲人之在車下覩物傷懷也古者用車戰行載衣糧止為營衛故從軍之士以車為家玩獨宿車下之詞而生還之喜離家之悲三年從軍之況瘁長途露處之蕭條皆如繪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章首四句備述往來之苦故重言之以見感念之深也果臝栝樓也施蔓延也果臝野生今施于宇者室久無人閑寂如野故蔓草旅生也伊威鼠婦也室不埽則有之蠨蛸小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畽舍旁隙地也無人藝種故鹿以爲場熠燿螢火也院落無人則終夜羣飛也田間茅屋荒蕪幽陰亦可畏矣乃不畏而懷之者生長於斯雖極敝陋常縈夢想也此皆其雨中車下夜闌不寐懸想之境蓋軍士在外神遊於其家而有如目覩聖人在上神通於其心而有如身受非周公其孰能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鸛水鳥垤蟻封也穹窒見七月天將陰雨穴蟲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於其上也行人遇雨其苦尤甚故鸛鳴于垤則婦歎于室憂其夫之未至而遇雨也灑埽庭內穹窒牆垣冀其夫之將至而接待也冀其至憂其不至而我行忽至則其喜可知也行人初至覩物傷懷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於今巳三年矣天苦瓜栗薪皆微物也尚且感歎如此則父母妻子之團聚喜其見而悲其久不見者又當何如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

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也。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人心喜則物有光輝也。黃白曰皇。騮白曰駁。誇其馬也。悅其人則馬亦可愛也。縭婦人之帨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筐篚之儀。或九或十。言其多也。此皆新婚之禮也。男女及時。各遂其願。其新婚者。固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遠歸而聚首喜慶。又當何如也離別之憂。上亦憂其憂。懽會之樂。上亦樂其樂。所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勞歸士也。詩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

乎。朱子曰。完謂全師而歸。無鋒鏑之苦。思謂夫至而思。有悽愴之懷。至於室家望汝。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懽忻感激之情。爲何如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樵蘇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軍士諒其心而不怨也。故作此詩。言斧破斨缺。勞亦甚矣。然周公非爲已也。蓋將使四方皆歸於正。則其哀我人也。亦大矣。朱子善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於正矣。正四國。卽所以哀我人也。

蘇轍曰使周公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未免於小也惟不嫌於自救哀斯人之不治誅管蔡以正四方而後可以爲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吪化也皇者正其事吪則化其心也嘉有禮也以禮化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嚴粲曰不言弓矢戈矛而專言斧斨者東征之役不尚殺戮若除道樵蘇則斧斨之用爲多也遒聚而固之也既已化之又固結之使不變也休息也化而固之則兵可不用矣故曰休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詩序曰破斧美周公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於自私而不在於天下則撫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無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鋭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眞可見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管蔡啟商以間王室欲定管蔡之亂此此如伐柯裁不材之木也欲和庶殷之心此如娶妻合二姓之好也伐柯則匪斧不克比戡亂必用兵也取妻則匪媒

不得比合好必用禮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則法也我東人自謂也之子謂周公也籩竹器豆木器踐行列整齊之貌言伐柯者必執柯以伐之彼柯長短之則在此柯耳是合伐與則爲一物也周公之東本以兵來而舉動一準於禮故東人之覯周公者不見其干戈之維揚而但見其籩豆之有踐是合兵與禮爲一事也蓋周公雖以兵振其威而實以禮行其教故東人之畏其威者固衆而服其教者尤深是陳師鞠旅之中卽有過化存神之道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伐柯美周公也不尚兵而以禮爲則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夫非孔子之果未學也以爲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以禮

為國則軍旅可不用也是故以禮止亂可以去兵兵則不得已而用兵兵亦有禮果能以禮行兵則德威惟畏不戰而屈人矣孔子學俎豆於軍旅之先以禮止兵也周公踐籩豆於軍旅之際以禮行兵也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袞衣上公之服繪山龍雉火宗彝於衣繡藻采黼黻於裳因也言布九罭之網而能獲鱒魴是漁人之幸也因三監之叛而得覯周公是東人之幸也極言衣裳之美者德與服稱愛其人並愛其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鴻依水草故以遵渚為得所也女東人相謂也再宿曰信成王以禮迎周公東人知其將歸也故相謂曰鴻飛則遵渚矣公歸

豈無所乎今特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鴻離渚而遵陸將北向也季本曰雁北向則經時不復矣言周公歸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朱子曰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有此袞衣之人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九罭周公也夫東方非公久居之處也東人非不知之而又心悲者則其情有所不能已也聖人之於人也德化有以動其性禮教有以服其心先得其所同然故人見而莫不悅之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也後世循吏所居

民愛所去民思亦何以異此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比也跋躐也胡頷下肉載則疐跲也孫讓碩大膚功也赤舄朱履也几几安重之貌狼性奸貪前高其胡以張望則後掀其尾以助力以比管蔡欲窺伺神器乃挾武庚以爲助也公因此被謗讓其大功避居東方亦危疑之至矣而赤舄仍几几然不改其安重之度也以赤舄爲言者人心有感足容易動懼則喪履喜則折屐故觀赤舄之几几而寵辱不驚可知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比也德音令聞瑕疵也言狼既疐尾以得方則益跋胡以進取以比管蔡既得商奄之助則愈起跋扈之心乃流言四起而公之令聞卒未嘗少有所損蓋盛德之至而天下皆信之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

碩膚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處變而不失其常也范處義曰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而赤舃几几不改其度非元聖其孰能若是乎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成王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正之哉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哉

御纂詩義折中卷之十

小雅二

詩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鹿鳴之什二之一

朱子曰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呦呦和聲也苹藾蕭也鹿呼羣而共食故以興燕飲也嘉賓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所用之樂也凡燕饗之樂皆鼓瑟而工歌吹笙以間之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者將行也鄭康成曰

飲有酬酢食有侑幣也周行大道也朱子曰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其樂歌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以大道也孔穎達曰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賦也蒿菣也德音善言也昭明也視與示同恌浮薄也敖禮容也此承上章而言嘉賓之示我周行其德音甚爲詳明又以其盛德之儀容使人觀感而化其浮薄有官君子皆當則而傚之以爲民之矜式則不待言語之間而所以示我者更深矣故旨酒式燕與之從容遊敖蓋欲觀其周旋之中禮而則傚之也范祖禹曰式燕以敖言其禮儀之從

容也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德之純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琴瑟堂上之樂也湛久也燕安也此通承上文周行示以言也則倣示以行也夫嘉賓之言行皆出於其心設心有不樂則行有時隱而言有時倦矣故琴瑟調和旨酒無算不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皆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范祖禹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示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夫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

鹿鳴三章章八句

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古之聖賢無一事而不深其學問無一時而不修其德行無一人而不敦其性情鹿鳴之詩樂奏幣將人

見其和樂而已不知所望於嘉賓者在於示我周行乞善言所以廣學問也旨酒式燕人見其欵洽而已不知所資於嘉賓者在於視我則傚觀楷模所以進德行也琴瑟和湛人見其殷勤而已不知所厚於嘉賓者在於燕樂其心固心志所以厚性情也此可以知禮樂之本矣朱子曰燕禮云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又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羣臣嘉賓而作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也周道大路倭遲迂遠也盬壞也靡盬不可壞也言使臣駕此四牡行而不止道路迂遠亦云勞矣豈不思歸而偃息乎特以國家之事不可廢壞是以中心感憤雖勞而不辭也朱

公遷曰傷悲於心王事之故是也蓋忠臣於王事實有不容已之至情非徒迫於勢而勉強塞責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賦也嘽嘽喘息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啟跪處坐也項安世曰古者席地跪即起居則坐是也因其心有傷悲故其身不遑處勞之至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蘇轍曰鵻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教孝者也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似使者之从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興也杞枸杞也先下而後止集之勢也先父而後母言之序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賦也驟馬行疾也駸駸驟貌諗告也此通承上文言駕此嘽嘽之駱馬駸駸彼倭遲之周道豈不思歸而將父母乎而不敢言也人君知其不敢言也用是於燕饗之時作爲詩歌以道其意如使臣以將母之情來告者臣不自言而君代言之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君子是以知樂歌之不可已也郊廟之歌所以達神人之意也燕饗之歌所以宣上下之情也是故禮行而分定樂作而志通

四牡五章章五句

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春秋傳曰所以章使臣之勤也夫使臣奉命驅馳不敢顧父母者事上之義也所以盡忠也而人君念其勤勞憂其不能將父母者恤下之恩也所以教孝也勞於王事雖不顧養而勇戰敬官不辱其親則盡忠乃所以全孝也將母來諗似

非急公而旣達其情遂忘其苦則教孝乃所以作忠也故四牡之義行則君臣之道兩得之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疾行之貌征夫行人也此遣使臣之詩也言使臣奉命行於四方見高原下隰皆有可采之華因思大邦小國皆有可采之事是以汲汲道塗常懷不及之慮蓋惟恐諮訪有所未周也程子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使人惟恐不能宣上意而達下情是以每懷靡及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柔密也周徧爰於咨問也諏采訪也采訪貴於柔密故以濡興諏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賦也絲條理也謀籌畫也籌畫貴有條理故以絲興謀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賦也沃沃若明洽也度裁酌也裁酌貴於明洽故以沃興度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均齊一也詢僉和也書曰弗詢之謀勿庸是也僉和歸於齊一故以均興詢也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詩序曰皇華君遣使臣也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

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夫咨訪固使臣之大務。然必問於善人。乃可以徵信。否則所訪不實。爲害滋大。故曰訪問於善爲咨也。周禮小行人之職。萬民之利害爲一書。有咨事之義焉。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有咨禮之義焉。悖逆暴亂作慝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有咨難之義焉。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有咨親之義焉。然則叔孫之釋此詩。其必有所傳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興也。常棣。栘也。鄂。鄂與萼同。不與柎通。萼足也。常棣之華。萼柎攢生相比。發榮故韡韡然。人與兄弟相

親相助家道乃與故遍閱世人未有如兄弟者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也裒與裦同長也言兄弟勝於他人平時或不知也一值變故則知之矣死喪可畏人之所惡惟兄弟懷之或卒於外原隰路長惟兄弟求之夫其懷之而求之者蓋天性之親實有所不容已焉此非他人之所得與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脊令水鳥況與怳同言脊令之性飛則鳴行則搖失水在原鳴搖更甚兄弟之急難者似之蓋天性之親一聞有難則必急救號呼奔走無不為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心相關切不過怳然長歎而已不能力救也蓋親疎厚薄理之自然良朋亦有兄弟不能薄所厚而厚所薄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鬩鬭也務當作侮烝衆戎爭也言兄弟卽不幸而反目鬬於牆內然尚有外侮則同出禦之每有良朋不過周旋解釋勸其無爭而已不能出身爲禦也則是不令之兄弟猶勝於相好之他人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此承上文言喪亂之時雖有良朋不如兄弟幸以急難禦侮之故喪亂平矣不止身安亦且家寧豈可視兄弟反不如友生乎歐陽修曰此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孩提之狀也此承上章言兄弟不如友生者不過謂飲食燕會非朋友無可與娛耳試思籩豆既陳飲食饜飫之時使兄弟與朋友俱在則天倫之愛既極和樂且不事文貌有孺子嬉戲之歡不更勝於朋友乎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翕合也湛久也此承上章言間兄弟之愛者外有朋友內則妻子世之親妻子而疎兄弟者多矣試思妻子之相好如瑟琴之調和信可樂也設兄弟鬩牆其樂豈能久乎故必兄弟與妻子翕合而後可久樂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帑與孥同究察圖思亶信也此承上章言兄弟翕而後樂可久則是宜爾室家者兄弟也樂爾妻帑者兄弟也總而言之急難禦侮是共憂患者莫如兄弟也且孺且湛是其安樂者亦莫如兄弟也試詳察而深思之豈不信然乎哉呂祖謙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為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未有知其誠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詩序曰常棣燕兄弟也朱子曰此詩首章言至親莫如兄弟次章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四章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但有患難便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遞輕而所以著夫兄弟之誼者益深且切矣至於五章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衆人伐木之聲嚶嚶兩鳥之和聲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伐木者斲削以成材交友者切劘以成德故三章皆以伐木起興也又言鳥出深谷升於高木而嚶嚶其鳴者鳥以同類爲朋欲其同聲相應故以巳之聲求友之聲也夫鳥也而猶求友之聲豈人也而不求友之言乎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順受彼此之心皆歸於和且日聞正言日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卽於謙卑德日進於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得此詩之意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朱子曰許許衆人共力之聲釃酒沸之而去其糟也藇美貌羜小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顧念也於歎詞粲鮮明貌八簋盛食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親疎之序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也兄弟同異姓之等輩者無

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朱子曰人所以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遂至於有愆是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舞貌燕禮一獻既畢皆坐而飲酒其爵無算其樂無算是也迨及也迨我暇而飲湑者當其未暇不敢以宴樂廢事及其既暇不敢以乾餱失德故迨暇以會友因友以求言欲其神聽和平非徒以飲酒爲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也天下之道五倫而已下之人非此無以爲學上之人非此無以爲治君臣與父子並重故不以私恩綏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此鹿鳴四牡皇華之義也兄弟與朋友相衡故不可忘天合之恩而等兄弟於朋友又欲其盡人合之義而待朋友如兄弟此常棣伐木之義也風首夫婦正其本也小

雅之始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義著焉五倫之道備矣天人倫之至可以通神明而光四海所由繼以天保也子思之言道也造端乎夫婦繼之以子臣弟友而遂及於鬼神其詩教也夫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護定安也爾謂君也謂君爲爾者稱天以爲言也固堅也單盡也除階也言其升也易曰貞吉升階是也庶衆也此人臣頌祝其君也言人之福受之於君君之福受之於天今天之福爾則甚固矣所謂固者內植其基俾爾有單厚之德其福遐升也外多其助俾爾受親賢之益其福日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

維日不足

賦也戩盡穀善也言德性單厚故所行無不盡善有以宜民人而受天祿天遂降以遐福而維日不足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岡者陵之有石者也言福之積而高也川之方至言初來也初來雖小績流則大言福之繼而長也此所謂以莫不增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朱子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

之絜祭飲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后稷以下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適指先公先王也卜予也君曰卜爾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賦也弔至詒遺質實也黎黑也髮黑故曰黎此承上文而推原之言多福之來非無故也天視天聽在神與民爾能吉蠲孝享忠信於鬼神故祖考來格而遺爾多福矣至民則質樸無文日用飲食而已似不能爲爾助者然安耕鑿之常見爾愛養之至酉風氣之古見爾治化之醇其不爲爾德正所以爲爾德也至於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神佑而天降之福矣蓋神者天之耳目民者天之心也養民而致敬於神此自求多福之本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日月往來言久照也騫虧也山亘古而常在不移不虧也松柏之葉新舊相承言長生也此承上文言神人皆和故自天申之也前言福之多此言福之久多而且久所謂亦孔之固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九如之祝工於頌禱而非諛詞也觀鹿鳴以下五詩君之所以待其臣者誠心藹惻非所謂單厚乎親賢之佐內外交助可不謂多益乎又推本於神人之協應則所以惠於宗公而誠和萬民者其必有道矣頌祝之中而不忘規箴此古人之所以愛其君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典也薇菜名作初出土也莫晚靡無玁狁北狄也此因玁狁作難而遣戍也言啟行之時薇始出土計其歸期遠在歲暮所以舍其室家而不遑啟居者皆因玁狁之故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十一月而歸每年秋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典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聘問也言戍人在途薇亦柔矣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定則當一意前往無使歸問室家蓋不欲以家事

累其心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剛既成成而剛也陽十月也嫌於無陽故曰陽也言戍人至邊薇亦剛矣既至戍所見疆場之多難是以不遑寧處而憂心成疾自謂此行不復望歸矣蓋在途止憂身至戍則憂國以王事爲重故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爾華盛貌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此敵來而交戰也以華興路非止美其車也戎事倥偬而熟視常華見軍心之暇也三軍環列而屬目路車見軍容之整也戎車既駕而四

牡皆壯見軍力之齊也以此節制之師加之以忠勇奮不顧身而無敢安處則可以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强也依依憑也腓避也古之用車也戰則資衝突行則載衣糧止則爲營衛是將士之所憑依而兵卒之所倚以避患也翼翼行列整齊之貌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服以魚皮爲矢服也戒警棘梗也此言既勝而戒備也言雖一月三捷不可驟勝而驕止則聯其車馬嚴其營衛行則整其行列精其器械蓋言戒也其所以無日不戒者以玁狁勁敵叢集爲梗止而不戒則恐其攻我無備行而不戒則恐其擊我惰歸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

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此承上文言既已三捷又能日戒乃可以全師而歸矣因憶往時楊柳乃薇作薇柔之日來時雨雪正歲暮歲陽之候往時憂心載饑載渴來行舊路饑渴猶前戰守之勞道途之困我心傷悲亦云哀矣而非人之所能知也天下之人既已哀矣而又莫知其哀則其哀更甚矣乃上之人知其哀矣而又知其悲莫知則知更深矣首章諭以不得已之意末章體以不忍人之心於此見先王之仁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夫戍役之苦莫甚於啟行有離別之悲在途有饑渴之困至戍有戰守之勞而上之人皆預知之矣戍役之功莫大於未戰有忠奮之心將戰有整暇之度既戰有警戒之思而上之人皆預言之矣於

體恤之中。而詳爲訓誡。此上世之民。所以有勇而且知方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棘急也此勞將帥而追敘其功也言車出在牧而將尚未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但謂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秘也名僕夫而謂之載卽日啟行也又言王事之多而且急者督軍士使速行也謀秘而行速用兵之要道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在牧而後軍在郊也龜蛇曰旐後軍所建旄注旄於干首也鳥隼曰旟前軍所建所謂前朱雀而後元武也旆旆飛揚貌旟旐

皆旆旆者前軍後軍同日啟行也憂心悄悄不敢言也秘之至也僕夫況瘁不敢息也速之甚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南仲天子所命之將也朔方北方荒服之外也彭彭衆貌交龍曰旂左軍所建也央央鮮明貌赫赫威也襄除也言軍士北行不知所為將至朔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築城而出車建旂者營衛於外乃版築於內也朔方既城矣乃言天子命我止城朔方其宜城朔方之命者正所以秘伐西戎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者據其要害則形格勢禁不敢輕動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秀也黍稷方華初秋也載滿塗路也歸塗遇雪初冬也秋出而冬還者謀秘而行速比獵犹聞之而城已完也城畢而歸可以緩矣又速行而不遑啟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子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秘之至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蟲鳴螽躍深秋也初秋出車秋末相思不敢望歸而未幾即歸故喜之也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簡精銳以西行餘衆皆南還也室家相見而始知伐西戎者南還行緩西伐行速此至家而捷音已來矣速之至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萋盛也卉木萋而倉庚鳴初春也采蘩祁祁室家和平也征夫在途而室家和平者捷音已至故心安也訊當訊問之人爲首者也醜類也同謀者也執之獲之西戎服也去秋出車今春還歸數月而城伐之事皆竣者謀秘而行速故也夷平也西戎服而玁狁平者翦其黨與則勢孤力弱永不爲難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詩序曰出車勞還帥也外夷之爲中國患者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强而不富西戎富而不强兩者合則爲害滋大故欲制玁狁必伐西戎然伐之則恐玁狁之救之也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然城之又恐

玁狁之爭之也此其謀不可以不秘而行不可以不速故出車之詩並不言城朔方突至其地而城之玁狁不及爭也既城之後並不言伐西戎出其不意而伐之不惟玁狁不及救西戎亦不及防也朔方城西戎服則玁狁之患自息所謂不戰而屈人也君明而斷將智而勇伐交攻心出奇制勝之道皆具矣迫其後也漢建朔方之郡唐築受降之城猶師昔人之遺智焉詩教豈不大哉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興也睆實圓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軍士而代述其情也言特生之杜倘然有實而行役之人乃獨無家會杕杜之不若也夫以王事靡盬之故而日復一日不遑啟處此我之分所當然不敢怨也而婦女之在家者感歲月之遲暮必遠望

心傷以爲征夫亦當休息矣蓋已念室家因念室家之亦念已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興也杕杜有實去年秋末戍事將畢故望其暇杕杜有葉今年春暮戍人將還故望其歸也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征夫憂王事也公義也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室家憂征夫也私情也兩者固並行而不悖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賦也登山采杞望父母也望父母則知父母之憂已矣以王事之故而悲我室家固人情所難堪也以王事之故而憂我父母尤天性之至戚也且夫

父母之憂子則無所不至矣自此至篇末皆所憂之事也憂其車之幝幝而將敝矣憂其馬之痯痯而已疲矣車馬如此人何以堪則征夫庶幾不遠而將歸乎望之之詞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此承上章言車敝馬疲人不能遠則宜如期而來乃不裝載而來固已憂心甚病至於過期而猶不至則百端交集矣安與否與存與亡與龜卜蓍筮相襲俱作言合於繇而皆日近矣乃信征夫之果邇而不遠矣范處義曰以卜筮終之見憂之切而無所不爲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范處義曰出車勞還率故美其功杕杜勞還役故極其情是也夫

行人思家更思其家之思已遊子憂親更憂其親之憂已此已曲盡人情矣乃上之人知其思家并其思家之思已而亦知之知其憂親并其憂親之憂已而亦知之知其勤勞王事則思有以勸其忠知其念切父母則思有以全其孝下知上之體恤倍至而悅以犯難不敢自愛其死上知下之骨月情深而仁以止殺不欲輕用其力則亦無之非教矣此所以爲聖人之經也

南陔

詩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曰此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

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三

朱子曰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詩序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朱子曰笙詩也說見上篇

華黍

詩序曰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朱子曰亦笙詩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罶笱也鱨揚也鯊鮀也笱小而所獲者大見

魚之多也酒燕之通名統殽羞而言也旨美也旨且多言備物也朱子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卽所薦之羞而極道其旨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鮦也多且旨言適口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鰋鮎也具難得之物曰有春秋書多麋傳曰魯所有也又書有蜮傳曰魯所無也由是推之所有之物詫其多所無之物詫其有有而多之易無而有之難故有勝於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物欲其多又恐雜取之而不精故尚其嘉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欲物其旨又恐味偏勝而不和故尚其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物欲其有又恐强求之而違性故尚其時也

蘇轍曰多而能嘉旨而能偕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黄佐曰瓠葉宋烹兎斯燔炙聖人取焉魚麗之燕無乃過於侈乎易曰大烹以養聖賢夫養賢所以養天下也故聖王重之燕饗所以致其交也故賢士安之燕之於寢饗之於廟禮以食之樂以樂之猶殷殷若有不及也故魚麗則備物以優賓瓠葉則薄物必與賓共彼述主人之謙詞此達主人之誠意也

由庚

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燕禮笙奏南

陔白華華黍畢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朱子曰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嘉美也烝衆也罩篧也所以籠魚者罩罩以罩罩之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歌言南方有嘉魚則羣然罩罩之矣國中有賢人則多方求之矣賢者知其誠心求之故來燕而樂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興也汕樔也所以撩魚者范處義曰魚恐其逸故罩之使入也魚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陸佃曰君子求賢士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衎饒貌易曰飲食衎衎是也君子誠於用賢故賢人樂之而至於醉飽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甘瓠瓠之甘者樛木下垂而甘瓠纍之以興

君子誠於下賢而賢人附之也上下之情互相依附故賢人之心安焉不復有去志也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興也鵻孝鳥烝衆也曹粹中曰始言烝然罩罩烝然汕汕終言烝然來思惟其始之求之者衆故其終致來者亦衆也賢人繼來而君子又燕好賢無已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夫賢者豈徒以燕飲爲樂哉必以禮羅而致之所謂罩罩也用其道而顯其身所謂汕汕也上下交而志通情誼結而不解所謂木樛而瓠纍也一賢人安之衆賢人慕之於是乎來之者無已而燕之者亦無已則多士濟濟而庶績咸熙矣故君子之治其國家無他道也誠於求賢樂與之處而已矣

崇丘

詩序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燕禮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與也以山之有草木與君子之有德壽也臺莎萊藜基本也實心實政以立其本故曰基也能爲邦家之基則其壽宜無窮矣此賓祝主人之詞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與也德輝文治蔚爲國華故曰光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興也此承上二章言所以爲邦家之基者善政養民爲民之父母故也所以爲邦家之光者善教覺民其德音不已故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此承德音不已也言不已之久則日新月盛而德音益茂所以爲邦家之光者彌彰矣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枸枳枸楰苦楸也黃黃髮黃也耇老艾養也此承民之父母也言父母斯民之政樂利無窮不止

保黎民並保子孫也首二章之祝壽願之也有是德宜有是壽也末二章之祝壽必之也旣有是德斷無不得是壽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下報上也魚麗嘉魚主人樂賓此則賓樂主人也樂只君子卽有酒之君子也樂其燕而祝其壽非諛也民者天所生也君者治民者也父母以養之德音以教之則民壽矣君壽天之所生則天亦壽其生生者此自然之理也天保之報上也曰萬壽無疆而歸本於羣黎偏德有臺之報上也亦曰萬壽無疆而歸本於民之父母天人之際可以觀矣

由儀

詩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燕禮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蓼長貌蕭蒿也嚴粲曰諸侯以蕭自喻君臣之辭也湑露潤貌鄭康成曰君子天子也寫抒也蘇轍曰諸侯來朝天子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申之以燕燕禮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是也譽名也處安也燕語嘉奬則諸侯之聲名益著是以有譽也燕語款洽則諸侯之祿位益安是以有處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龍寵也光榮也燕而受天子之寵眷其光榮莫大焉爽差也不爽心服其德也呂

祖謙曰德施之普使遠近大小親疎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是也壽考不忘諸侯頌天子之詞欲其億萬斯年常如此不爽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盛也豈愷切弟樂易也言燕禮甚盛其語愷切其情樂易也兄弟諸侯之在燕者也天子猶父母也諸侯猶兄弟也天子豈弟之德恰於諸侯諸侯化之亦互相親睦是諸侯之兄弟相宜皆天子有以宜之也諸侯沐天子之令德故祝其壽而且豈欲其億萬斯年常如此豈弟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露厚貌鞗革馬轡沖沖調適也和鸞車

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離離和聲也此天子既燕諸侯而賜之以車馬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是也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簟第錯衡鞹鞃淺幭皆車飾也和鸞之屬也又曰鉤膺鏤鍚鞗革金厄皆馬飾也鞗革其著也攸所也同聚也既燕樂之又錫予之德意之厚如零露之濃然則萬國諸侯皆愛戴天子矣萬國之所歸即萬福之所同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詩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夫天子深居九重與海隅蒼生至隔遠也故衆建諸侯以治之天子親諸侯使諸侯各親其國則萬國與一人相比而無間矣蓼蕭之詩燕語龍光天子親諸侯也壽考同福諸侯親天子也宜兄宜弟諸侯自相親也諸侯親天子又自相親同宣天子之德意以親其民故恩誼聯於堂陛則

膏澤洽於四海非虛言也左傳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之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由昭子之言繹之是有譽處懷燕語也其德不爽宣寵光也宜兄宜弟昭令德也萬福攸同祝天子之受之也亦可以知此詩之義矣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楚茨之詩曰備言燕私是也歐陽修曰湛湛之露潤霈於庶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見天子待諸侯之厚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宗宗室也路寢之屬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是也考成也劉瑾曰在宗室而成燕禮

也朱公遷曰露在豐草則高澤深飲在宗室則恩
意隆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典也顯明允信也謝枋得曰顯者其心明達信者
其心忠誠也朱子曰君子諸侯之爲賓者也令善
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蘇轍曰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
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
以杞棘言之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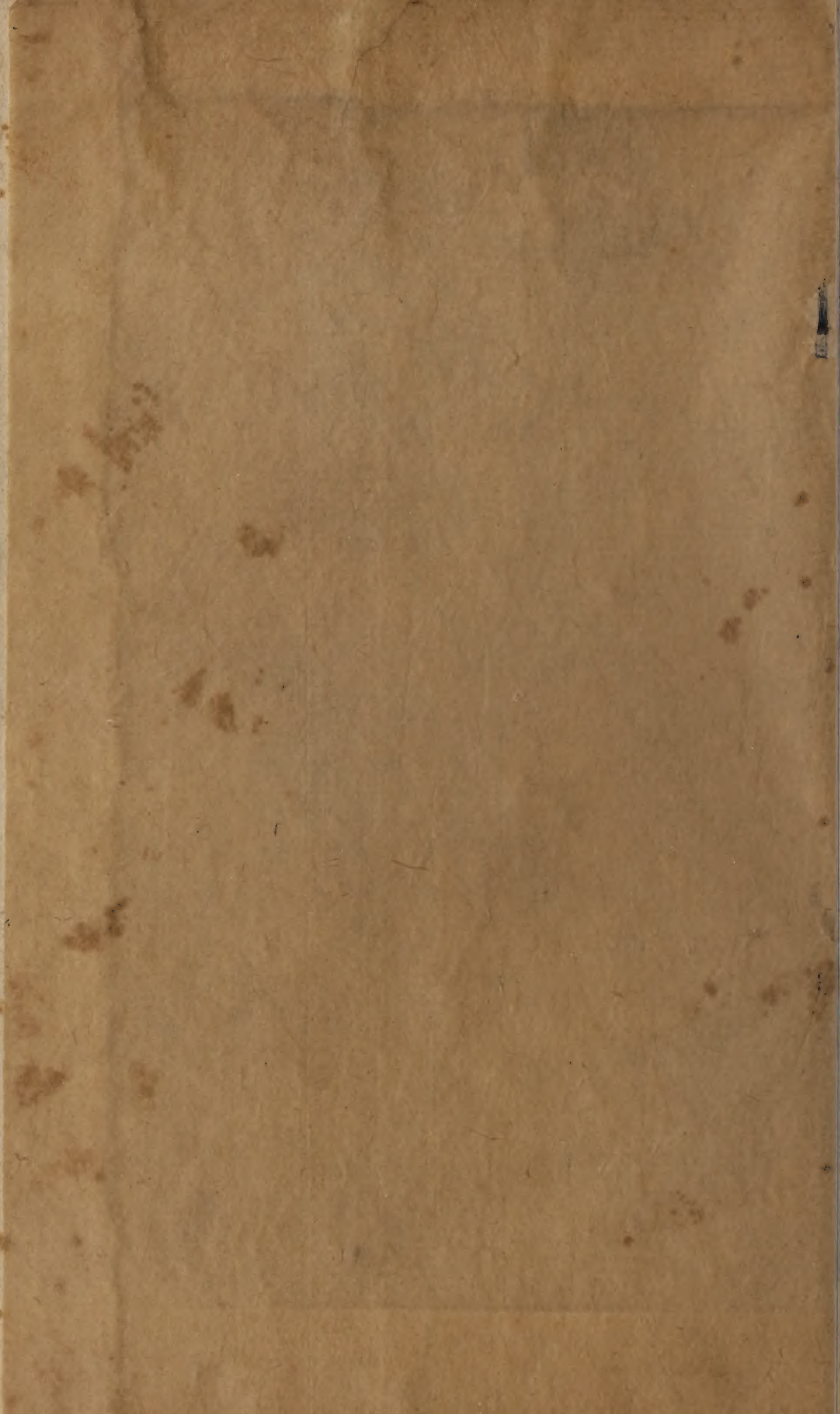
典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失儀也蘇轍曰椅
桐雖實繁而枝不披君子雖至醉而儀不亂陸佃
曰杞棘剛木故以况令德椅桐柔木故以况令儀
也輔廣曰明信者固宜有堅定之令德樂易者則
恐其或略於威儀豈弟而有令儀此所以爲成德
也旣醉則情或佚矣在宗則儀可略矣然而莫不

令儀此所以爲成禮也黃標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曾鞏曰前言厭厭夜飲後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令儀此所以為成禮也黃櫄曰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曾肇曰前言厭厭夜飲後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一百四句

